

文／中區寫作小組策劃 雨行撰稿 圖／春天

# 紫色蝴蝶結(一)

藝文  
專欄

心派生活



聖經上說：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。

然而，放眼望去，教會中「未婚一族」似乎不在少數？

有人立志服事主不結婚，有人不小心錯過這村，就沒那個店。

也有人有著濃濃的同性情誼……。

為此，中區寫作小組以小說文稿，來呈現這一代的青年感情婚姻百態。

期待引您共鳴，共同關心青年與婚姻的課題……。



斑白的背景，沒有太多色彩爭艷。

「喀啦、喀啦……」一群沒有五官妝點看不出喜怒哀樂的人，背負著十字架。

遙望路途，依舊單調，隨著十字架拖行的聲音，似乎有種感覺蔓延著，是苦難，  
又或者是堅定？

剎那，奢迷華麗的色彩渲染了周遭，沒有五官的人抬起頭，觀望。

「砰、砰」十字架被人卸下，轉身，離開。

被遺棄的十字架，停留在原地，不曾消失。

但，朦朧中，有一個丟下十字架的人倒下，留在原地的十字架漸漸的消失……

「不可以——」若愉驚醒大叫，快速地翻身坐起「是夢……是夢，可是倒下的人，為甚麼……沒有五官，仍然可以讓我感到熟悉？」

「若愉，妳怎麼了？我在走廊聽到妳大叫，嚇死我了。」隔壁室友桂家緊張的衝進若愉房間，扶著沉思中的若愉問道。

若愉看著桂家的不知所措，微微笑了安撫似的拍拍桂家梳理一整個早上的頭髮。

「沒事沒事，妳啊，又要去約會了對吧？看妳吹得跟平常不同的髮型就知道，妳跟明智約會很勤啊！」若愉取笑著已經臉紅成一片的桂家。

「哼，妳少在那邊笑我，妳們系上學姊正在樓下等你喔。」桂家快速的轉移話題，並催促若愉下樓。

「語辰學姊到了？好，我趕快。」若愉快速起床換好衣服，梳著又長又直的髮絲，邊對鏡子張著水亮的大眼睛，輕輕的微笑著。

「大美女，別再照了，快點啦！」桂家再一次提醒若愉。

兩人邊聊天邊等電梯，到了一樓，桂家跟若愉道別，各自跟自家男友和學姊離開……。

「學姊，妳覺得夢會不會有時候是在提醒人？」若愉與語辰學姊在一家早餐店吃早餐，若愉仍在意今天早上的夢而問未信主的語辰學姊。

「我聽過是說潛意識會造成夢的形成，不過也有些夢是象徵。怎麼突然問這個？夢到什麼了嗎？」語辰學姊抬起頭想了想後回答，也好奇著看向若愉。

「沒啦！只是第一次夢見一個人，讓我覺得很熟悉卻又不知道是誰，但他似乎在夢中死了，不知道為甚麼有點刺痛的感覺。」若愉回憶著她的夢，也發現自己第一次為夢而感傷，想抹消心裡不舒服的感覺。若愉趕忙轉移話題：「算了，不聊這個，學姊妳真的和小王子在一起了？」

「哈哈，妳們都叫子凡小王子啊？子凡她只是長得帥一點的女生，不過她在妳們這屆倒是很紅喔！」語辰學姊想到向自己告白而在一起的子凡，笑得很害羞。

「可是，學姊妳之前不是才跟學長分手，子凡她是……」若愉猶豫著該不該告訴學姊自己的觀念，可是看見學姊開心的樣子，除了不想破壞以外，她知道自己心中已經動搖了對某些事情的執著。

「若愉，妳想問為甚麼我喜歡上子凡對嗎？我記得你們教會是不允許同性戀的對吧！所以妳想問為甚麼？」語辰學姊低下頭

輕輕的攪拌著冷掉的黑咖啡，輕啜一口，淡淡的笑了「有點苦呢！」

「對不起，語辰學姊妳不要難過，我不問了，妳跟子凡在一起就好，不要難過啦！」若愉焦急的看著語辰學姊語無倫次的道歉。

「呵呵，妳被我嚇到囉！放心，我不介意，喜歡一個人就是喜歡，沒有性別，這是我的觀念。當然不是我對就代表妳錯，不是嗎？」語辰學姊對著若愉笑了笑。

若愉回給學姊一個微笑，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有些事錯了，也對了。

這頓早餐的結尾，她又再次想起那個停留在原地卻又消失的十字架。

似是而非的對話，

刺痛著旁人的信仰，

我們是安慰？還是推拒？還是選擇一句不傷人的話？

語辰學姊送若愉回到學生中心，兩人在門口聊了一下，約了明天看場電影，相互笑了笑道別。經過教會學生中心一樓的大廳時，遇見同寢室的曉籟。

「曉籟，出去吃飯？」若愉走向曉籟問道。

「吃不下啦，若愉，妳記得亞亞嗎？妳最近有遇見她嗎？」曉籟講話特有的快節奏，問題像連珠砲地丟來。

「亞亞？記得啊，白白淨淨的，很漂亮，穿搭滿可愛亮眼的，怎麼提到她？她不是我們大一室友方方的朋友嗎？而且她是別校的，我除了大一，幾乎就沒遇過她了！」若愉慢慢回想著，忽略了曉籟有些焦急的神態。

「天啊！妳消息也太慢了吧！她們大一寒假就在一起了，妳不知道嗎？」曉籟一付恨不得拆開若愉的腦袋看看她神經多大條，但認識若愉也久了，心情急躁的她也沒時間抱怨，直接講出她擔心的理由：「算了，今天亞亞打電話給我說她跟方儀昨天分手了，但她怕方儀會有事，所以今天早上打給她，結果方儀沒接。亞亞要我去找她，待會陪她找方儀。」

「分手？不對啊，她們交往過嗎？曉籟，她們都是女的耶，怎麼會？」若愉一天上午被兩個消息轟炸，有點不知所措——「為什麼我周遭的人都愛上了……」

「林若愉，不要忽略重點，現在是方儀不知道去哪了重要，還是妳那短路的腦袋重要？」曉籟終於爆發的握住若愉的雙肩：「妳不要忘記，方儀有輕度憂鬱症，分手不是開玩笑的，妳能找就去妳知道的地方找，記住

不要總是直接將妳的感覺拋出，不顧傷不傷害人，妳遇到方儀只要安慰她，懂嗎？」

若愉愣住，呆呆的回答：「對不起，我忘記了，妳趕快去吧！」

看著曉籟疾走的背影，若愉忽然有些瞭解為什麼曉籟有時跟自己一樣直接，卻有比自己更多的朋友了。

默默的走向房間，若愉想起語辰學姊、學長、小王子、亞亞，還有方儀，在這世界上似乎很多人的關係就連結著，分分合合。

「我記得我愛過，也懂了，感情……」音樂鈴聲響起，趴在桌上的若愉瞬間彈起，看著來電顯示「是方儀，太好了。」

「方儀，妳在哪裡？」若愉接起電話劈頭就問。

「愉，亞亞跟我分手了。」方儀簡短的話語聽起來很冷靜，卻更令若愉擔心。

「妳在哪裡？讓我去陪妳好不好？」若愉柔聲的說。

「我在學校宿舍。」方儀簡短回應便掛斷。

若愉披上外套疾步走出學生中心，騎車趕去學校女宿，走在停車棚與女宿相隔的路上，若愉看著來來往往的人，情侶、家庭、

朋友與單獨一人的人群，同性的情侶看起來和朋友沒有分別，也或許是如此，讓人感覺不出他們的存在！

走進大二以後就再也沒踏進的女宿，若愉有點複雜的感覺，她曾在這裡邀請室友去團契和教會，曾一起打掃、上課、吃飯，很多事在這裡開始，也在這裡結束。

第一次，若愉發現愛情也會讓人失去一些機會，一些鬥志，一些堅強。

「方儀，妳在嗎？我要進來了喔！」推開門，看見坐在電腦前看照片的方儀，以及桌上瓶瓶罐罐的酒，大一的情景似乎重現，只是情緒不對了。

「床上很空，妳就隨便坐吧！」方儀回頭對站在門邊的若愉說，說完又再次轉回看著幾百、幾千張的照片，移動著滑鼠，方儀輕聲像自言自語，又像訴說著——「之前，我曾難過一個朋友休學，她說和女友分手很痛，就離開吧，我當時不明白她為什麼為了一場小朋友似的愛情放棄學業，現在我懂了一點，但是我希望我比她堅強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想，妳會覺得再找下一段就好了對吧？妳不知道的，人群裡同性戀的婆很難看得出來，有些都是只想要被愛，當下感覺似乎對了，但那並不是愛情，不是真的戀人。」

當在一起了，是看得出來的，後來會傷得很重很重。」方儀關掉視窗，暫時結束話題，拿起桌上的梅子酒與伏特加調在一起，遞給若愉，又給自己調了一杯「可以陪我喝酒嗎？」

若愉不願拒絕方儀，而假裝喝著，靜靜的聽著。

「我昨天騎車去很多亞亞跟我一起去過的地方，騎到累了，已經早上了，我想我了解了一些事，也對一些事情稍微釋懷了。亞亞，她其實已經陪我很久，我有輕度憂鬱症，也許陪我陪得累了，她說我太依賴她，這我也知道。」方儀喝完一整杯，又再倒，喝了一口再繼續說道：「但，我早就知道她並不愛女生。」

若愉看著情緒低落但不至於絕望的方儀，她想，其實也許亞亞有錯，但誰又真的錯了？

「不要喝太多吧！」若愉按下方儀想倒酒的手。

「喝醉了又如何？反正在宿舍。」方儀口頭上拒絕，但再也沒有倒酒的動作。

「方儀，妳一直……」，若愉想起曉籟的話就問不下去，假裝沒事的吃了餅乾。

「妳想問，我哪時覺得自己是同性戀吧？」方儀倒是直接的接話。「其實……」

方儀講了很多很多她參加同志遊行的經驗，以前和朋友相處後的想法，若愉聽了有些似懂非懂，她只知道現在的方儀會堅強下去，也許，只為了讓自己不要更狼狽，但任何想法都不重要，只要有留下機會。

越聊時間似乎走得越快，這間房的室友也開始回來，並關心著方儀，方儀叫若愉趕快回家，若愉拿起整杯沒動的酒說要去洗杯子，方儀輕笑。

「愉，妳也太可愛了吧！酒沒喝就放著啦，我失戀但不是瞎掉，我知道妳教會不喝酒的，給我吧！」方儀接過若愉尷尬遞來的酒杯，揮揮手跟若愉道別。

在若愉走出門的前一刻——「愉，謝謝啦！」方儀真誠的道謝，若愉微笑著「幹麼客氣起來，朋友囉！掰掰～」

關上門，步上歸途的她，想著方儀說的一些話，那些話似是而非，是觀念或是社會常識？  
(待續) ❀

